



世界偉大文化名人

——一九五五年紀念——

新知識出版社

K815.2
8

世界偉大文化名人

——一九五五年紀念——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上海

世界偉大文化名人

——一九五五年紀念——

*

新知識出版社編輯兼出版

(上海湖南路九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一五號

上海新力印刷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新 0126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2 字數：18,000

一九五五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七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1,110 本

定價：(6類) 0.13 元

編者的話

世界和平理事會在一九五一年發起紀念世界偉大文化名人，幾年以來，這種意義重大的文化活動，獲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密切注意和熱烈支持。一九五五年，世界各國人民所共同紀念的世界文化遺產的偉大代表是：德國戲劇家席勒逝世一百五十周年，波蘭詩人密茨凱維支逝世一百周年，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逝世二百周年，丹麥童話作家安徒生誕生一百五十周年。此外還有西班牙的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出版三百五十周年和美國的惠特曼的“草葉集”初版一百周年以及印度阿旃陀壁畫一千五百周年。

紀念世界文化遺產的偉大代表，有助於世界各國人民的友好聯系，促進彼此了解和鞏固和平合作。

本書分別介紹了四位文化名人的生平事蹟。這些文章原來發表在人民日報上，在彙編時經作者作了一些修改和補充。

一九五五年五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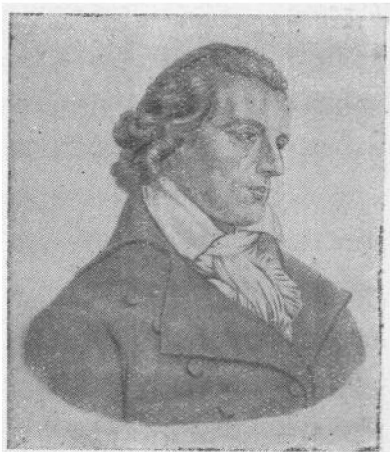
目 錄

“建築自由廟宇”的偉大詩人·····	馮 至 (1)
波蘭偉大詩人密茨凱維支的一生·····	孫 用 (10)
孟德斯鳩逝世二百年紀念·····	羅大岡 (16)
向安徒生學習什麼·····	陳伯吹 (23)

“建築自由廟宇”的偉大詩人

馮 至

一九五五年五月九日，是德國詩人席勒逝世一百五十周年的紀念日。世界和平理事會號召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紀念這個偉大的詩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把一九五五年全年都冠上席勒的名字，叫作“席勒年”。他在他的祖國以及全世界爲什麼這樣引起人們的懷念呢？因爲



席 勒 像

席勒在他不滿四十六歲短短的一生內創作了十幾部輝煌的劇本和一些不朽的詩篇，豐富了德國的和世界的文學寶庫。通過這些作品，我們認識席勒是一個反抗暴政、反對戰爭、熱愛祖國、對於人類將來抱有崇高理想的詩人。

席勒於一七五九年十一月十日生在威登堡公爵領域內叫作馬爾巴赫的小城裏。父親是個外科醫生，後來在公爵軍隊裏做小軍官，母親是一個麵包師的女兒。當時德國分裂爲三百個

封建小邦，經濟的落後和政治的分割阻礙着生產力的發展，不可能組成一個民族統一的國家。這些封建小邦的統治者每個人都是一個暴君，對內無限制地吸飲人民的血汗，對外則毫無顧忌地出賣民族利益。關於這個情況，恩格斯有過一段極生動的敘述：“商業、工業和農業都凋零殆盡；農民、商人和工廠主都感到吸血政府和商業凋蔽的雙重壓迫；貴族和公侯們覺得他們的收入雖然榨盡他們的臣民還是隨着日見增長的支出永無止境；一切都是顛倒的；全國怨聲載道。沒有教育，沒有影響羣衆思想的工具，沒有出版自由，沒有市民意識，沒有較爲廣大的對外貿易——只有瑣屑和自私——一種瑣屑的、卑屈的、可憐的小利經營支配着全體人民。……”在這樣狀態裏，恩格斯繼續寫道，“國內的文學提供出唯一的改善希望。這個政治上、經濟上可悲的世紀同時是德國文學的偉大的世紀。……這時代每個傑出的作品都呼吸着向當時存在的整個德國社會的挑戰和反抗的精神。歌德寫他的‘葛慈·封·白利星根’，是一部尊敬反抗者的戲劇。席勒寫他的‘強盜’，是對於一個向全社會公開宣戰的、胸懷磊落的青年的讚頌。……”

“強盜”是席勒第一部成功的作品，席勒開始寫這劇本時，才十八歲，正被迫在一個士官學校裏讀書。這學校是威登堡公爵製造奴僕的機關，學生沒有自由，受着殘酷的、非人道的訓練和監督，年輕的席勒從一七七三到一七八〇年在裏邊禁錮了八年之久。可是學校嚴格的規條遏止不住年輕人自由的要求和願望，學校的鐵門阻擋不住盧騷、莎士比亞、歌德和一些“狂飆突擊”詩人的作品的傳播，席勒熱情地閱讀它們，自己

也從事於詩和劇本的寫作。他畢業後，在公爵的軍隊裏做軍醫，第二年，一七八一年，“強盜”出版了。這劇本的第一頁很明顯地寫着希臘古代名醫希波克拉特斯的格言：“藥不治者，鐵治之；鐵不治者，火治之。”它再版時，作者又在封面上添上用拉丁文寫的“反抗暴君們”的銘語。劇本裏的主角卡爾·摩爾是一個純潔、優良的青年，他周圍社會的腐朽促使他成為強盜；他對於當時的封建社會，不合理的法律和虛偽的宗教進行了全面的攻擊。這種反抗是自發的，沒有明確的目標，看不清將來的出路，因為在青年席勒的、以及當時一般不滿現狀的“狂飆突擊”詩人的眼界前還不能呈現出更為廣大的遠景。但是這劇本却充分地發洩出當時一些人心裏要說的話。

不久，“強盜”在不屬於威登堡公爵領域的曼海木的劇院上演，受到羣衆熱烈的歡迎。公爵因為席勒沒有得到他的允許參加了這次演出，把他拘禁了兩個星期，並且禁止他從事寫作；席勒再也不能忍受公爵的種種壓迫，在一七八二年九月偷偷地離開威登堡首都，逃亡到“外國”。從此他就往來於曼海木和萊茵河畔的佛朗克府一帶，充作劇院的劇本作者。在這期間內他完成了兩個劇本：“費斯科”和“陰謀與愛情”。“費斯科”敘述十六世紀意大利封建勢力和新興資產階級的矛盾；“陰謀與愛情”却是取材現代，明確地揭露封建統治階級的陰謀無恥，並且在一個普通的音樂師和他的女兒身上創造出樸素、梗直、具有崇高理想的人物形象。恩格斯在給明娜·考斯基的信裏說，這個劇本的“主要價值就是在於它是第一部德國的有政治傾向的戲劇”。

當時的威登堡和恩格斯所寫的德國情況完全一樣，統治者過着淫亂的生活，爲了滿足個人的私慾不惜採用種種無恥的陰謀，而在政治上則懦弱無能。公爵常常把成千上萬的青年賣給法國和荷蘭充當兵役，換回來錢做爲他宮廷取樂、給情婦買寶石的費用。他派遣他的爪牙到處抓壯丁，被抓的人略有違抗，就遭到屠殺。這種罪行，席勒在“陰謀與愛情”裏給以揭露，提供在廣大觀衆的面前。作者讓音樂師的女兒綠意斯大聲疾呼，替人民控訴，並且說出對於人類將來的願望：等級的限制都要倒塌，階級的可恨的皮殼都要破裂，人都是人！

“反抗暴君們”這個口號貫串在席勒的許多作品裏，他用激動的語言在關於他另一部劇本“堂·卡爾羅斯”的“通信”裏說，暴君是孤單而可憐地坐在他的寶座上，在小說“幽靈視者”裏指出，暴君是國內最沒用的傢伙。他在一首短詩裏進一步說：

“奴性的人們也可能憎恨一個暴君。

憎恨暴政制度的人是高貴而偉大的。”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席勒政治革命的要求，從這裏我們可以理解，法國大革命爆發後，他爲什麼和克羅卜史托克（德國詩人）、斐斯塔羅其（瑞士教育家）、華盛頓、郭西斯尤士廓（波蘭民族獨立領袖）一起被法國推舉爲法蘭西共和國的名譽公民。

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爆發時，席勒已由歌德介紹在耶那大學擔任沒有工資的歷史教授。他的主要工作於是集中在歷史研究上邊。“尼德蘭脫離西班牙統治的歷史”、“德國三十年

戰爭史”都是在這時完成的。他研究的對象，都是歷史上民族緊要關頭的時期；他看出無論多麼紊亂黑暗的時代，總有光明的一面，而且爲正義鬥爭的人民是不可戰勝的。

這裏我們必須指出，在法國大革命高漲的同時，席勒却有一個時期（一七九一——一七九五年）躲入康德的唯心主義的世界。革命爆發時，許多德國的思想家和詩人都感到興奮，表示歡迎，但是革命的急劇發展，雅各賓黨人的執政，却使他們對於革命失却了理解力，從歡迎轉爲畏懼，這是德國資產階級的無能和政治經濟的落後所決定的。火一般熱情的席勒到這時却“逃向康德的理想”（恩格斯語），脫離現實，認爲若是實現人類的自由，不應用革命手段，却要通過“美的假象的王國”。這時他寫出一系列唯心主義美學的論文，這些論文和他在文學實踐中的現實主義相對照，呈現出尖銳的矛盾。歌德有一次談到席勒，說得很中肯：“這是非常使人感到可悲的，當我們看到一個這樣非常有才能的人怎樣在那些無助於他的哲學思維上自尋苦惱。席勒一停止了哲學，他的風格就非常輝煌地起着作用。”這裏所說的“哲學”，就是那脫離現實的唯心主義。

但現實的苦難和他作爲一個詩人的具體任務不容許他長期逗留在“美的假象的王國”裏。德國的分裂狀態沒有改善，而英國工業的發展和法國革命後人民力量的膨脹都加強德國人民對於統一的渴望，拿破崙的逐漸得勢和一七九七年萊茵河左岸被法國的佔領更刺激德國人民民族意識的覺醒。這都足以使席勒克服他唯心主義的美學觀點，“停止了哲學”，從生動的歷史裏取材，寫出他最後階段的偉大的歷史劇本：取材於三

十年戰爭體現民族統一要求的“華倫斯太”(一七九九年)、英法百年戰爭時期抵抗英軍的“奧里昂女郎”(一八〇一年)、十四世紀瑞士傳說中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統治的民族英雄“威廉·退爾”(一八〇四年)。他在這些歷史劇本裏不只是表達了當前德國人民要求統一、抵制侵略的願望，而且也用生動的形象和熱情的語言鼓舞了德國的人民。

爭取民族統一，反抗異族的侵略與統治是和反對戰爭，爭取和平分不開的。席勒在“華倫斯太”裏，尤其是在他的第一部“華倫斯太之陣營”裏，深刻地描畫出戰爭淒慘的景象。奧里昂的女郎約翰娜也向英國的侵略者發出辭嚴義正的申斥：“你使我想起，這國土有多少母親失却兒童，多少幼弱的兒童失却父親，多少未婚妻成為孀婦，這都是由於你們！如今英國的母親也要嘗一嘗這絕望的痛苦，認識法國悲涼的妻子們哭出的眼淚。”這是對於戰爭的控訴。同時華倫斯太統帥爲了早日結束戰爭，實現和平統一，曾經希望那些封建公侯們屏除宗教偏見，放棄私人利益，但他個人的野心和迷信與代表人民願望的統一要求相矛盾，終於演成悲劇。可是他的部下，麥克司·皮柯樂米尼上校是一個心地純潔的愛國青年，從他的口中我們可以聽到他所盼望的和平與人民的渴望是一致的。

席勒在這些劇本裏也說出來人民力量的偉大。百年戰爭時英國侵略者深入法國內地，法國的統治者和他們的軍隊無法抵禦，國土失却一半，等到一個牧羊女約翰娜放下了牧杖，拿起武器，團結人民，向侵略者反攻時，敵人就節節後退，望風披靡。在“威廉·退爾”裏我們在更多的地方讀到對於人民的

歌頌，這裏出現的都是勞動人民，他們訴說他們是怎樣開闢山林，勤於耕種，而他們勞動的果實却被外來的統治者掠去，他們的生命財產，被人任意宰割，同時他們認識到，只要團結起來，“暴君腳底下的地便空了”。劇本裏有一幕，瑞士三個地區的人民，不堪壓迫，月夜裏聚集在山林間，結反抗同盟，最後說出這樣的誓詞：

“我們要成爲一個兄弟般的民族，
在任何災難和危險裏我們都不分離。
我們要自由，和我們的祖先一樣，
寧肯死亡，也不肯在奴役裏生活！
我們要信賴最高的真理，
我們不畏懼人間的權勢。”

這誓詞是被壓迫民族的正義呼聲。

這劇本完成後的次年，一八〇五年五月九日，席勒便在魏瑪逝世了。席勒的一生是戰鬥的一生。他少年時和暴君專制戰鬥，中年時和貧窮與疾病戰鬥，始終沒有放棄過辛勤的勞動，直到死亡的前夕，他還從事於一部未能完成的劇本的寫作。除了前邊提到的那些作品外，他還寫過一些哲理詩和故事詩，歌頌人類的理想、對於將來的希望和樂觀主義的精神。他的著名的“鍾歌”最後兩行是：

“這是全城的歡悅，
它第一次的響聲是和平！”

他在“給歡樂”裏歌唱：

“擁抱吧，千千萬萬的人們！

把這個接吻獻給全世界！”

他死後不久，拿破崙便向德國民族展開大規模的進攻，席勒的作品立即對於德國青年起了極大的鼓舞作用，喚起他們愛國主義精神，去積極地參加反拿破崙的自由戰爭。他的“反抗暴君”的口號，正像德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梅林在“德國歷史”裏所指出來的，在德國的工人運動中永久得到回響，德國工人把這口號當作自己的口號。現在，在席勒的祖國，已經有一部分地域——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在工人階級政黨的領導下，實現了席勒的夢想，永久廢除了暴君統治和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全體勞動人民正在為建設社會主義而努力。但是在西德却完全是兩樣，還和席勒的時代相似，在阿登納反動政府的統治下，一切都聽從美帝國主義的指使，恢復軍國主義，使法西斯主義復活，迫令青年充當炮灰，阻礙德國統一，破壞國際和平，當年席勒所攻擊、所控訴的，不但還沒消逝，而且面貌更為猙獰了。現在德國人民大規模地紀念席勒，正因為席勒的著作對於當前的德國有極豐富的現實意義和教育意義。

海涅曾經說過，“席勒為革命的偉大理想而寫作；他摧毀精神的巴士梯爾監獄，他建築自由廟宇，他建築那個把各民族團結為一個唯一的兄弟集體的偉大的廟宇”。別林斯基從席勒的作品裏看到，“他的心永久洋溢着熱愛人和人類的生氣勃勃、火熱的、高貴的血，——和對於宗教的和民族的狂妄、對於種種偏見、對於虐待和殘酷的憎恨……”。現在全世界愛好和平的進步人民共同紀念席勒，正是因為他所愛的正是我們所愛的，他憎恨的也是我們所憎恨的，他對於這偉大的“自由

廟宇”的建築和我們現在爲保衛國際和平和發展人類進步事業所進行的鬥爭是一致的。

（原載一九五五年五月四日“人民日報”）

波蘭偉大詩人密茨凱維支的一生

孫 用

一百年前，波蘭最偉大的詩人亞當·密茨凱維支在土耳其逝世後不多幾天，另一位流亡在德國巴頓的波蘭詩人克拉辛斯基寫下了關於他的這樣的悼詞。

亞當離開我們去了。這消息使我傷心。對於我們這一代的人，他是蜜糖又是牛乳，是胆氣又是心血。我們都從他而

來。他是支撐着大廈的柱石之一，這大廈不是石塊，而是活躍的、流血的心建成的。

這是波蘭人民的聲音。在那時候，他們不但以他爲偉大的詩人，而且以他爲偉大的領導者。在我國，由於魯迅的介紹，在將近五十年前就知道了他的名字。他是偉大的國際詩人之一。

密茨凱維支在一七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生於立陶宛的



密茨凱維支像

諾伏格羅特克。那時正當一七九四年的波蘭起義失敗之後，波蘭被普魯士、奧地利、俄國瓜分了，立陶宛成了沙皇俄國統治之下的一省。密茨凱維支在異族的壓迫之下度過他的兒時，在父親的影響下，他也愛好詩歌和關心政治，從小就傾聽着政治的辯論，關心着從外國、從歐洲來的消息。

他在十七歲的時候，進維爾諾大學讀書。他和同學們組織了一個秘密的團體，叫做“科學之友社”；它的目的是：以學問和道德，以了解和實行高尚的生活，來復興祖國；照這詩人的話說來，是“爲了祖國、學問和正義”。他們在畢業後依然同這個團體保持着聯系，而且還組織了新的團體：“光社”、“德行之友社”。

密茨凱維支在大學裏常常寫詩，畢業後擔任中學教師，詩寫得更多了。到一八二二和一八二三年繼續出版了兩本詩集“歌謠和傳奇”第一集和第二集。“歌謠和傳奇”第二集包含了“先人祭”第二卷和第四卷以及“立陶宛故事”詩“格拉席娜”。格拉席娜是一位理想的女性：她美麗、聰敏、勇敢，最後在對異族作戰中犧牲了生命。“先人祭”第二卷和第四卷描寫了立陶宛的民間祭祀儀式和戀愛的痛苦，創造了一個失戀的、安於痛苦的人物古斯塔夫的形象。波蘭的民歌和故事是非常豐富的，他用了人民的簡單樸素的語言，將民歌和民間故事，寫成美麗的詩篇，這是最早的波蘭浪漫主義的作品，是和當時流行的法國擬古主義作鬥爭的作品。這兩本詩集很受大衆歡迎。他自己後來說：“第一卷的初版五百本銷得非常快，購買的人大部分是保姆和僕人。”然而那些古板的批評家們却接受不了，他們

不是置之不理，就是加以攻擊，他們之中還有人想罵倒他，寫了一首下流的詩，題目叫做“一首短歌就能殺掉密茨凱維支”。當然，這個小詩人和他的這首短歌，大家早就忘記光了。

因為維爾諾大學學生的地下組織很活躍，沙皇政府派了官員到維爾諾來鎮壓。密茨凱維支和他的一些朋友在一八二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被捕，監禁在原來是巴西爾修道院的監獄裏。六個月的監獄生活大大地影響了他以後的生活和創作。他在九年以後發表的“先人祭”第三卷中那一位大勇無畏，熱愛祖國和人民的英雄康拉德就是由此產生的。

一八二四年十月，密茨凱維支被流放到彼得堡去。他在彼得堡結識了俄國的未來的十二月黨人：詩人雷列耶夫和作家別斯土舍夫以及別的許多俄國友人。後來他又到了莫斯科，加入詩人和作家的集會，同普希金成了永久的朋友。俄國友人們對於他的熱愛和敬重，是使他非常感動的。在一八二四到一八二九的幾年間，他寫作了不少的詩；“克里米亞十四行詩”十八篇，在波蘭文學裏是新穎的，又是非常美麗的作品；“康拉德·華倫洛德”是立陶宛和普魯士的歷史故事詩，這是戰鬥的號召，詩中的英雄華倫洛德爲了人民的自由，連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榮譽也不惜犧牲。這些詩都爲他的俄國友人們所愛好，“克里米亞十四行詩”馬上就有散文的和韻文的兩種譯本，普希金也譯了他的兩篇歌謠，又開始翻譯“康拉德·華倫洛德”。

密茨凱維支在一八二九年五月間離開俄國，到了柏林，又去布拉格，和捷克詩人漢卡會面；後來就從德累斯頓到魏瑪，訪問歌德；最後經過瑞士，到了羅馬。那時他才知道波蘭起義